

尼采文集

DER
WILLE
ZUR
MACHT
权力意志

● 张念东 凌素心 译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权力意志

○张念东 凌素心 译

○主编:夏光明 鲁辉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琼)新登字 05 号

尼采文集

权力意志

尼采著 张念东 凌素心 译

责任编辑:沈敏特

出 版: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海南省海口市南航路侨企大厦 6 楼)

邮政编码:570006

总 编 辑:沈敏特

发 行: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和县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3.75

字 数:240,000

版 次: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标准书号:ISBN7-80609-121-1/B·4

定 价:三卷共 52.50 元(本卷 17.5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超越时代的思想巨擘：尼采

有两类哲学家：一类哲学家创造了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他们以建立“体系”为己任，以思想深邃、逻辑严密、论证充分而为世人所仰慕；另一类则不刻意追求什么“体系”，但却以直捣人性底蕴的气魄和淋漓酣畅的文风把人最内在的本性赤裸裸地展现出来，使人震颤，给人启迪。他们同样在人类思想史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属于前者，而尼采则无疑属于后者。

尼采是历史长河中为数不多的大思想家之一，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20世纪的思想史深深地打上了他的印记，他改变了20世纪思想史的面目。但尼采自己则没能够享受到他的著作终于获得的日益增长的荣耀，他说：“我的时间尚未来到；有些人要死后才出生。”尼采有自知之明，他在孤寂中所写下的这句豪语在20世纪得到了应验，他的思想的种子在他去世后多年开出了璀璨的花朵，结出了丰盛的果实。

一 充满痛苦而顽强追求的生活之路

德国著名的尼采研究专家伊沃·弗伦策尔曾经指出：“哲学问题常常似乎是不带个人特色、独立存在的东西，但就尼采来说，哲学问题通常具有一种纯属个人的基础，这种基础在他的生活中是可以证实的。一个思想家很少像他这样，联系自己进行哲学探讨。他的论断和预测的坚强的主观性使人想起教主和预言家的主观性，……阅读他的著作，不可避免地碰到作者极端个人的、私有的、只有根据当时情况才能理解的思想。因此了解尼采的生活状况是理解他变化着的学说的一把钥匙。”^①

的确，尼采思想的形式、发展与他的个人生活环境、生活经历、个人交往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可以说，不了解他的生平，就很难理解他独特的思想。

1844年，尼采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洛肯镇的一个牧师家庭。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虚弱的体质——神经痛、弱视、晕眩和头疼。晕眩症的发作导致了他父亲的死亡。一天夜里，当尼采的父亲踏上房前的台阶时，身体突然摇晃起来，朝后倒下，脑袋撞上了石头。1849年7月，他的父亲带着病痛的折磨黯然长逝。这时尼采还不满5岁。他带着恐惧的迷惑接受了整个悲剧。他看着人们把受伤的父亲抬进屋里，他目睹了父亲持续数月的漫长的痛苦、神经逐渐分裂、死亡、葬礼和进入坟墓。这一切铭刻在小尼采的脑海里。父亲的去世，打破了尼采平静的生活，从此，他和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就生活

^① 伊沃·弗伦策尔：《尼采传》，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2页。

在四个女人的忧郁的氛围中——他的祖母、母亲和两个姑母深深地影响着他。

1850年，他们举家搬往萨勒河畔的瑙姆堡。早已习惯了乡村宁静生活的尼采不适应这里的街道、教堂和喧闹的人群，同时那令人烦躁的头痛和弱视也在折磨着他。他成为同学们耻笑的对象。这个斜眼的“小牧师”，头大身小，只配跟他妹妹呆在一起。实际上，除了妹妹的陪伴外，尼采几乎是独处的，这造就了他那孤独、不善交际和具有“女人气”的个性。他对男孩子充满恐惧，不知如何和他们交谈，他要么与妹妹做游戏，要么就把头发蓬乱的脑袋钻进书本里。他花大量时间学习宗教课程，并且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此外，他还学习射箭术，开始写短剧，创作诗歌，绘制山水画。他的广泛的兴趣和巨大的才能初露端倪。1855年，尼采就读于多恩预科学校。他和同龄的威廉·平德尔和古斯塔夫·克鲁克成为挚友。平德尔的父亲热爱文学，他使尼采接触了歌德的著作并了解了优秀德文作品的诗韵之美。古斯塔夫的父亲是门德尔松和其他一些音乐家的朋友，他使尼采有机会接受启蒙性音乐教育，并使他欣赏到了贝多芬的音乐。尼采的母亲还为尼采买了一架钢琴，请了当地最好的一名女钢琴教师教授他钢琴演奏。

在预科学校期间，尼采、伊丽莎白、威廉和古斯塔夫四人组成了一个小组，而这个小组的中心是尼采。在14岁这一年，尼采写了一篇特别早熟的自传，他把在此之前所写的诗歌分为三个阶段，他说他早期的诗作主要是描述自然现象，如海上风光、风景和烈火等。“我没有范本，难以想象怎样模仿一位诗人，于是我按照灵魂对我启示的那样描绘这些景象。”

这些诗过于罗嗦、生硬，但“我爱这一时期远远胜过我想谈到的第二时期。”他称自己九岁以后的诗为第二时期，这时，他已可以用华丽鲜明的语言和委婉动人的笔调表达自己的情感。他认为他诗作的第三阶段开始于1858年，他决心花功夫来练习诗歌写作。在这篇自传中，尼采已显露出非凡的语言才能、自我批判的勇气和敏锐的观察力，这种观察力显示了未来的尼采的风貌。大概是出于模仿，14岁的平德尔也写了一篇自传，在自传中他对尼采的特点作了描述：“他的基本特点是忧郁。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喜欢独处和深思。他心地善良而深沉。还是在孩童时，他就已经在思考大多数与他同龄的孩子们从不去注意的问题了。他醉心于他自己发明的游戏，这一点证明他有一种活跃的、善于发明的独创精神。他从不做任何未经思考过的事情，而且不论他做什么事情都有明显的目标和充足的理由。谦虚与知恩也是他的两个主要特点。”

1858年10月，尼采以优异的成绩被推荐到以古典主义教学而闻名的普福塔学校当寄宿生，并享受奖学金待遇。从此，尼采结束了他童年的生活，关于他的童年，他后来写道：

“无疑我的父母是优秀的，我深信，正是这位如此杰出的父亲之死，一方面使我失去父亲的帮助和后来生活的指导，另一方面在我心灵中产生了严格认真和进行考察的萌芽。也许这是一件坏事：即从那时起，我的全部发展就不受任何人的监督，而好奇心——也许还有求知欲——杂乱无章地给我输送了各种各样的知识材料，这些材料也许能把一个刚刚离开家乡的年轻人的思想搞乱，特别是损害坚实知识的基础。”

在一首诗中，他写道：

“不要问我：

你的故乡在何方。
我决不受空间的限制，
也不受
时间的约束，
我像苍鹰一样
自由自在。”

在普福塔学校，尼采与平德尔和克鲁格等挚友成立了一个文学艺术小团体——“德意志”。德意志社团所买的音乐期刊，助长了尼采的音乐爱好，也使他对瓦格纳的音乐产生了兴趣。在这里，他与同学保尔·多伊森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者在后来的许多年中成了尼采精神旅途上的同路人。在这里，他对北欧古代英雄故事产生了浓厚兴趣，还广泛接触席勒、荷尔德林、拜伦、莎士比亚、卢梭等人的著作，并深受他们作品的影响。由于对文学的爱好以及学校出色的逻辑学和语言学的训练，使他逐渐对基督教产生了怀疑，并对自由意志加以推崇，他写道：“绝对的意志自由和独立的命运会使一个人臻于完美，而宿命的原则却把人变成机械人而丧失自我。”

1864年10月，尼采与多伊森等一起进入波恩大学。一年后，他转入莱比锡大学学习语言学。在莱比锡大学的四年里，对尼采影响最大的是叔本华的哲学和瓦格纳的音乐。尼采偶尔在一家的书店里发现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回家以后，我拿着得到的宝贝，靠在沙发上，开始让那有力而沉闷的天才之作占据我的心。书中每一行都发出超脱、否定、绝望的呼声。在这里，我看了一面镜子，在其中我看极了极为卓越的世界、生活和特有的情感。在这里，艺术的漠不关心的圆太阳眼注视着我，在这里，我看疾病和

康复、放逐与避难所、地狱与天堂。……我连续十四天强迫自己总是夜里两点上床，早晨六点又准时起床。一种神经质的激动不安征服了我，假如不是生活、虚荣心和正常学习的强制起着阻碍作用的话，天晓得我会发展到何等愚蠢的地步。”他在后来的一封信中写道：“自从叔本华摘去了我们眼睛上的乐观主义的眼罩之后，我们对事情看得更清楚了。生活比以前更有趣了，他也更丑恶了。”

1867年10月，尼采在炮兵部队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志愿兵服役，其间他研究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著作，并撰写了《康德以来的目的论》的哲学论文。在服役期间，尼采在军事训练时，骑马受伤，卧病达五六个月之久，使他能从繁重的军务中解脱出来，潜心进行哲学思索。1868年10月，尼采退役回莱比锡大学继续从事语言学研究。次年2月，在著名语言学教授里奇尔的推动和推荐下，他受聘为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副教授。里奇尔在推荐信中说，“39年来，我亲眼看见许多优秀的青年人发展着，但我还没有看到像尼采这样年轻而如此成熟、如此灵敏……如果他能长命，我可以预期他将成为德意志文献学中的最杰出人才。他现在才24岁，……在莱比锡整个青年古典语言学者的领域里，已成为崇拜的对象。”不久，尼采获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1870年4月，不足26岁的尼采就被提升为巴塞尔大学的正式教授。

这期间，对尼采来说，最重要的事件，是同比他大31岁的理查德·瓦格纳的相识、相交。1868年11月，经友人介绍，尼采会见了隐居的瓦格纳，二人共同讨论了音乐和哲学问题。两个星期后，瓦格纳就成了尼采心目中的偶像。后来，尼采回忆说：“我同瓦格纳的初次交往，也是我生平直抒胸臆的第

一次。我尊敬他，把他看作一个和德国人不同的外国人，把他当作一切‘德意志美德’的对立面反对者。我们这些在50年代潮湿气息中度过了童年的人，对德意志这个概念来说，必定都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能成为革命者——我们绝不能容忍伪君子当道的环境。”从此以后，他就成了瓦格纳家中的常客，瓦格纳的思想深深影响着他，他称瓦格纳是“叔本华在精神上的兄弟”，“代表了音乐发展的最高峰”，他们时常在一起讨论音乐、悲剧、哲学……这段时间，“是信任、快乐的日子，微妙的偶然——非凡的时机的日子……我不知道别人同瓦格纳在一起有什么体会，在我们上空从没有一片阴云掠过。”这是多么美好的回忆！

1872年初，尼采发表了他的《悲剧的诞生，或希腊文化与悲观主义》。两年后，他对此文作了部分修改并出了第二版，1886年，尼采为此文写了一篇新的序言，题为《自我批判的尝试》。关于本书的写作动机，尼采在自我批判的尝试中指出：“这本成问题的书究竟缘何而写：这无疑是一个头等的、饶有兴趣的问题，并且还是一个深刻的个人问题——证据是它写于激动人心的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但它又是不顾这个时期而写出的。正当沃尔特战役的枪声震撼欧洲之际，这本书的作者，一个沉思者和谜语爱好者，却安坐在阿尔卑斯山的一隅，潜心思索和猜谜，结果既黯然神伤，又心旷神怡。记下了他关于希腊人的思绪——这本奇特而艰难的书的核心^①，因此，这本书的任务就是用艺术家的眼光考察科学，又

^①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70页。

用人生的眼光考察艺术。”尼采的这一著作，不仅同传统的古典文学观念决裂，而且开始了他作为一名哲学家、一种世界观的宣言者的创作道路，在这里他表述的一些重要见解，成为他此后其全部思想的基础。这本书的出版，既赢得了巨大的赞誉，也遭到了尖锐的批评。如，瓦格纳立即写信给尼采说：“我还没有读过比您写得更好的书”。科西玛（音乐家李斯特的女儿、瓦格纳的夫人）写信说，“您的这本书中用魔法召唤来许多精灵，我相信它们仅仅是为我们的大师服务的。”而维拉莫维茨博士则对《悲剧的诞生》进行了有力的攻击，坚决地捍卫被尼采冷嘲热讽的规律、理性和科学，捍卫苏格拉底所代表的启蒙精神。

在以后的几年里，尼采从一个古典语言学家变成了那个时代的批判者。1873年到1876年间，他相继写出了《不合时宜的考察》，它包含了四篇论文，分单册出版，这些论文包含了尼采思想的某些变化和转向，尼采后来在自传中说，“《不合时宜的考察》这部书的四篇论文，都富有战斗性。它们证明我并不是做梦的人。我第一个攻击的对象是德国文化，那时我已对德国文化极为蔑视。”在这段时间里，尼采同理查德·瓦格纳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一阶段的后期，彼此疏远，最终导致了与瓦格纳关系的破裂。

从1874年左右，尼采的失眠症、眼疾越发恶化，为了保持健康，尼采坚持限制饮食并不服用药物。他的健康每况愈下。1875年他又患上了胃病，而尼采本人则怀疑自己患了严重的脑病，他以为“胃病与眼疾只不过是它的外部症状。”1876年2月，尼采因病中断了所有的读书与写作，并停止在大学的授课，前往日内瓦旅行疗养。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年轻

的荷兰女子玛蒂尔德·特拉培达赫，他以书面的形式向她求婚，但因特拉培达赫另有所爱而遭婉拒。这一事件使尼采得出结论说，“结婚虽然是很值得向往的，但却是不大可能的事情，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

从 1877 年起，尼采开始构思他的另一部著作《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期间，他对十二年来所崇拜的叔本华哲学产生了疑问，并力图摆脱叔本华哲学。《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二卷出版于 1878 年，1879 年增补的《漫游者和他的影子》作为第三卷出版。而此时，尼采的健康状况也在不断恶化，在这一年的圣诞节，他甚至在连续呕吐三天之后陷入昏迷，事后他有一种死神即将降临之感。

从 1880 年春季起，尼采开始在风和日丽、气候宜人的地中海沿岸疗养，在旅途中，他着手写作《曙光》，第二年春全书脱稿交付出版。随后，尼采运用为写《曙光》续集而准备的材料而着手写作《快乐的科学》，这几部著作题材较为单一，但文体优美，主题精炼，论述起来更加容易，也更加明朗，而不添加新的观点。但它们却孕育着《查拉斯图拉》一书。

在完成《快乐的科学》不久，尼采心血来潮去了西西里岛，那里的美景和气候使他欢欣鼓舞，但最令他心旷神怡的是一位姑娘——卢·莎乐美，这位具有俄国血统、聪慧而富有吸引力的姑娘，使尼采陷入了深深的爱恋，他坠入了情网。但莎乐美婉拒了他的求婚。对尼采有好感，对他的思想有兴趣是一回事，而与他结婚、成为他的生活的伴侣又是一回事。失恋的痛苦，以及莎乐美、伊丽莎白、保尔·勒埃（尼采和莎乐美共同的朋友）之间的纠葛，深深刺痛着尼采，他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即使在这里，

我也未能完全摆脱这场恶梦给我带来的打击。我感到寒冷、病痛，我在经受着折磨。”

他的灵感在煎熬中获得迸发，他的思想在痛苦中孕育着不朽。他没有因这些困境而颓废，而是在塑造一个不朽的形象——查拉斯图拉。他在后来的自传中写道：“这年（1882年——引者）冬天，我是在静谧的拉帕罗海湾度过的。这儿距热那亚不远，海湾于沙瓦利和波尔多弗诺岬角之间楔入陆地。当时我的健康不是处于最佳状态。这年冬天，天气寒冷，霪雨霏霏，我的小饭店离海边不远，大海的涛声使我夜不成寐。总之，差不多是我希望的反面。尽管如此，却几乎证明了我所说的话，即一切决定的东西都是在‘逆境’中产生的。是年冬，在不利的情况下，我的《查拉斯图拉》诞生了。”^①尼采从写作《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中获得了极大的安慰和快乐，他说：“在我的地平线上，思想得到了升华，升到了一个以前我从未体验过的高度”，“我感到仿佛受到了闪电的触发，眼前一片光明。”他的创作激情再次高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这本书迸发出几十年来所积聚的力量。”在此后的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陆续完成了《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第1—4卷，并在曲折磨难中相继出版。他原想把它写成一部哲学论著，却彻头彻尾地写成了寓言式的诗篇。该书语言隐晦，充满寓喻，尼采甚至把它称为“第五福音书”。“这种新的人生哲学也完全是作为反宗教被想象出来的，它靠影射基督教

^① 尼采：《看哪这人》，载《权力意志》，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3页。

教条而存在，甚至狂热地宣布一种新的狄奥尼索斯哲学。比喻和象征性事件以一种往往完全后退的态度不紧凑地联系在一起。转向一种新的狄奥尼索斯的生活情感，转向伟大的无主见者查拉斯图拉，这同时意味着美学的创作意志的显著提高。”^①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出版不久，尼采就着手写作《善与恶的彼岸》一书，1886年8月，该书获得出版。同他的大部分著作一样，《善与恶的彼岸》发表后，既得到了巨大的赞赏，也遭致了尖刻的批评。惠特曼在关于本书的评论中写道：“尼采是一个发现了一条遁径的人，但是当人们看到尼采独自在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孤独的道路上挺进的情形时，是不会不感到担心与害怕的。”而另一些人则批评《善与恶的彼岸》是“高级的胡言乱语”，“恶魔般的精明”，“精神病与病态”。尼采自己则对此书寄予厚望，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们可以设想到2000年时人们将会获准来读我的这本书的。”在自负方面，尼采往往是对的！

尼采没有沉湎于自己的成就之中，他继续向前探索。1887年7月间，尼采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写出了他的道德哲学名著——《论道德的谱系》。关于写作这部著作，他说：“《论道德的谱系》一书是为使我以前的著作能为人理解所做的最后努力，也许今后几年不会有什幺问世了。我必须实行绝对的自我精力集中，一直等到我有能力把最后一颗果实从自我的大树上震落下来。”

看来，尼采有点低估自己的健康状况和创作力了。在次

^① 参见伊·弗伦策尔：《尼采传》，第83页。

年2月，他就计划写作《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一书，但他没能完成该书，却留下了大量的草稿，此后在尼采去世后，由他妹妹伊丽莎白整理出版。但尼采却完成了另外几部较短的作品：《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怎样用锤子进行哲学阐述》、《看哪这人》、《尼采反对瓦格纳》等。

1888年10月，为庆贺自己44岁生日，尼采开始写作自传《看哪这人》：这是一部充满自信、自傲的传记，从本书的几个小标题就可见一斑：“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好书”……在本书的前言中，尼采写道：“可以预言，我不久就要向人类提出比以往更严峻的要求。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说明我是什么人。其实，人们也许知道：因为，我没有使自己成为‘无见证的’，我的使命的恢宏与同时代人的渺小成鲜明对照，因此，人们既不相信我的话，也对我不屑一顾。我是靠着自己的信誉活下去的。”^①

尼采写这篇自传也许不单是为了庆祝自己的生日，他可能预感到自己生命的末日即将来临，从而给自己的一生来个“盖棺定论”。果然，不久，灾难就降临到他头上。在1889年1月的一个上午，尼采在都灵的住所，见一个马车夫抽打他的马，他跑上前抢住马脖子，结果摔倒在地，随后出现了神经错乱的症状，经医生诊断尼采患了精神错乱症和渐进性麻痹，被送往精神病诊所。

美国著名人物传记作家托马斯夫妇在他们合著的《大哲学家传》中，对此作了诙谐而形象的描述：

^① 参见《权力意志》，第4页。

“当尼采接近了他生命的中午时，他想着日暮。他心中的太阳照耀着分析理性的眼睛，由于辉煌灿烂，而烧毁了自己。
‘我不是一个人’，他悄悄地说，‘我是炸药。’

“渐渐地，他的精神支持不住了。光明让位于阴暗。1889年1月3日，他精神失常了。这位神智错乱的哲学家坐在钢琴边，在音乐的狂喜中敲击着琴键，面颊兴奋得发红。

“This night, 喷涌之泉大声诉说着……This night, 只有情人之歌醒着。

“‘我是狄奥尼索斯’，他唱道，‘我是快乐之神！’最后他达到了肉体肯定的最高时刻——既然他的精神已经死了。

“这是这出伟大的悲剧唯一可能的结尾。这个人曾敢于同诸神对抗，由于他的一意孤行，遭到众神打击迫害，使他疯了。有十年时间，尼采在精神病诊所苟延残喘，直到他的肉体与精神一起死亡。在哲学家的笔记中，人们发现了他手写在一张短笺上的签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①

1900年8月25日，他死于魏玛，葬于故乡他双亲的身旁。

二 具有哲人灵性的、寓言诗般的著作

“我个人是一回事，我的著作又是一回事。”尼采写道，由于他的著作的独特风格和力图摧毁西方传统文明的“叛逆者”的思想，他的著作受到了种种误解，但尼采却对自己的作品充满自信，他认为他的书是写给未来人看的，“假如我今

^① 引自马俊杰等译《大哲学家传》。

天就期待有人会听取或接受我的真理，那未免与我大相径庭。因为今天还没有人听取，还没有人懂得接受我的东西，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我看來也是理所当然的。”^①但尼采的著作不是不可理解的，“凡是与我一样具有高度意志的人，都会在这里面得到对学习的真正陶醉。因为，我来自鸟飞不到的高山，我知道尚且无人误坠其中的深渊。有人对我说，对我的书爱不释手——我的书甚至会划除漫漫长夜的寂靜……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骄傲和构思巧妙的书了——这些书某些方面达到了地球的最高峰，玩世不恭了；人们得用无比纤细的手指和最勇敢的拳头才能掌握精神实质”（第45页）。

尼采的创作可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870~1876年。这时，他还未完全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崇尚叔本华和瓦格纳，对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进行批判，对基督教产生怀疑并进行攻击。其主要代表作是《悲剧的诞生》和《不合时宜的考察》。

第二个时期：1870~1882年，是尼采思想的转变和逐渐形成时期。他在哲学上否定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在音乐上否定了瓦格纳的浪漫主义，同时，他广泛批评了西方传统哲学。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人性的，太人性的》，《曙光》和《快乐的科学》等。

第三个时期：1883~1889年。尼采独创了自己的哲学学说。提出并广泛展开其“权力意志”论，“永恒轮回”说及超人学说，从而开始了一场“重估一切价值”的“伟大的形而

① 参见《权力意志》，第41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